

浮屠與佛

季羨林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胡適之先生寫了一篇討論四十二章經的文章：四十二章經考(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二，頁一七七——一八六)，論到四十二章經的真偽問題，附帶討論「浮屠」與「佛」兩個名詞成立的先後。陳援菴先生(垣)寫信給胡先生商榷這兩個譯名。除了承認「浮屠」一名詞的成立先於「佛」以外，胡陳兩先生在幾點上意見不能一致。最主要的一點就是陳先生說：

范蔚宗所搜集之後漢史料，實未見有「佛」之名詞及記載。(胡適論學近著，頁一七九)

他又說：

後漢詔令奏議，皆用「浮屠」，不用「佛」，具如前函。三國志裴注引魏略天竺國一段，凡八用「浮屠」，亦未嘗一用「佛」。其中兩稱「浮屠」經，亦不稱「佛」經。至陳壽始以「佛圖」與「佛」參用。(范書陶謙傳採三國志劉繇傳文，亦「浮屠」與「佛」參用。)至袁宏始純用「佛」，並以「佛」釋「浮屠」。至范蔚宗於漢詔議仍用原文，於自述則用「佛」。(胡適論學近著，頁一八九)

根據這些史料，他於是立下了下面的標準：

- 一，後漢至魏中葉，尚純用「浮屠」。
- 二，三國末至晉初，「浮屠」與「佛」參用。
- 三，東晉至宋，則純用「佛」。

根據這標準，他「遂推論到牟子理惑論，及現存漢譯諸經，皆不能信爲漢時所譯撰」。(胡適論學近著，頁一九〇)但是胡先生却不承認「范蔚宗所搜集之後漢史料，實未見有「佛」之名詞及記載」這一條結論。

我現在也來討論「浮屠」與「佛」兩個譯名，並不敢說有什麼了不得的新發現，我只是試着從另一個觀點上來看這問題。胡陳兩先生討論的是這兩個譯名的先後問題。我在這裏想探一探他們的來源。倘若來源問題弄清楚，對胡陳兩先生所討論而未決的問題也許有點幫助。

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成了正等覺以後的名號梵文叫做 Buddha。這個字是動詞 budh（覺）加上語尾 ta 構成的過去分詞。在中文裏有種種不同的譯名：佛陀，浮陀，浮圖，浮頭，勃陀，勃駄，部多，部陀，毋陀，沒駄，佛駄，步他，浮屠，復豆，毋駄，佛圖，佛，步陀，物他，薛陀，沒陀，等等，都是音譯。我們現在揀出其中最古的四個譯名來討論一下，就是：浮屠，浮圖，復豆和佛。這四個譯名可以分爲兩組：前三個是一組，每個都由兩個字組成；第四個自成一組，只有一個字。

我們現在先討論第一組。我先把瑞典學者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所構擬的古音寫在下面：

浮 *b'iôg / b'ieu / fou (Bernhard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number 12, 1940, 頁四四九, 1233 l)

屠 *d'o / d'uo / t'u (全上, 頁一三六——一三七, 45 i')

圖 *d'o / d'uo / t'u (全上, 頁一四三——一四四, 63 a)

復 *b'iôk / b'juk / fu (全上, 頁三九八, 1034 d)

豆(註一) *d'u / d'əu / tou (全上, 頁一五八, 118 a)

「浮屠」同「浮圖」在古代收音都是 -o, 後來纔轉成 -u; 「復豆」在古代收音是 -u, 與梵文 Buddha 的收音 -a 都不相當。梵文 Buddha, 只有在體聲, 而且後面緊跟着的一個字第一個字母是濁音或元音 a 的時候, 纔變成 Buddho。但我不相信「浮屠」同「浮圖」就是從這個體聲的 Buddho 譯過來的。另外在俗語 (Prakṛta) 和巴利語裏, Buddha 的體聲是 Buddho。(參閱 R. Pischel, Grammatik

(註一) 魚豢魏略作「復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作「復豆」。酉陽雜俎, 卷二玉格, 作「復立」。參閱胡適論學近著, 第一集, 上, 頁一八〇; 湯用彤,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上, 頁四九。

der Prakrit-Sprachen,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I. Band, 8. Heft, Strassburg, 1900, § 363 及 Wilhelm Geiger, 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同上 I. Band, 7. Heft, Strassburg 1916, § 78) 在 Ardhamāgadhi 和 Māgadhi 裏，陽類用 -a 收尾字的體聲的字尾是 -e，但在 Ardhamāgadhi 的詩歌裏面有時候也可以是 -o。我們現在材料不夠，當然不敢確說「浮屠」同「浮圖」究竟是從那一種俗語裏譯過來的；但說牠們是從俗語裏譯過來的，總不會離事實太遠。

說到「復豆」，這裏面有點問題。「復豆」的古音既然照高本漢的構擬應該是 b'iuk-d'əu，與這相當的梵文原文似乎應該是 *bukdu 或 *vukdu (註二)。但這樣的字我在任何書籍和碑刻裏還沒見到過。我當然不敢就斷定說沒有，但有的可能總也不太大。只有收音的 -u 讓我們立刻想到印度俗語之一的 Apabhramśa，因為在 Apabhramśa 裏陽類用 -a 收尾字的體聲和業聲的字尾都是 -u。「復豆」的收音雖然是 -u，但我不相信牠會同 Apabhramśa 有什麼關係。此外在印度西北部方言裏，語尾 -u 很多，連梵文業聲的 -am 有時候都轉成 -u (參閱 Hiān-lin Dsch (季羨林), Die Umwandlung der Endung -am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Nachrichten von der Akademis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 Hist. lce. 1944, W. 6.) 「復豆」很可能是從印度西北部方言譯過去的。

現在再來看「佛」字。高本漢曾把「佛」字的古音構擬如下：

* b'iwət / b'iuət / fu (Grammata Serica, 頁二五二, 500 l)

一般的意見都認為「佛」就是「佛陀」的省略。宗輪論述記說：「佛陀」梵音，此云覺者。隨舊略語，但稱曰「佛」。佛教字典也都這樣寫，譬如說織田得能，佛教大辭典，頁一五五一，上；望月信亨，佛教大辭典，頁四四三六上。這彷彿已經成了定說，似乎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這說法當然也似乎有道理，因為名詞略寫在中文裏確是常見的，譬如把司馬長卿省成馬卿，司馬遷省成馬遷，諸葛亮省成葛亮。尤其

(註二)參閱 Pelliot, Meou-Tseu on les dontes leve's, T'oung Pao (通報) vol.

是外國譯名更容易有這現象。英格蘭省爲英國，德意志省爲德國，法蘭西省爲法國，美利堅省爲美國，這都是大家知道的。

但倘若仔細一想，我們就會覺得這裏面還有問題，事情還不會就這樣簡單。我們觀察世界任何語言裏面外來的假借字 (Loanwards, Lehnwörter)，都可以看出一個共同的現象：一個字，尤其是音譯的，初借過來的時候，大半都多少還保留了原來的音形，同本地土產的字在一塊總是格格不入。誰看了也立刻就可以知道這是「外來戶」。以後時間久了，纔漸漸改變了原來的形式，同本地的字同化起來，終於讓人忘記了牠本來不是「國貨」。這裏面人們主觀的感覺當然也有作用，因為無論什麼東西，看久了慣了，就不會再覺得生疎。但假借字本身的改變却仍然是主要原因。「佛」這一個名詞是隨了佛教從印度流傳到中國來的。初到中國的時候，譯經的佛教信徒們一定想法完全保留原字的音調，不會就想到按了中國的老規矩把一個有兩個音節的字縮成一個音節，用一個中國字表示出來。況且 Buddha 這一個字對佛教信徒是何等尊嚴神聖，他們未必在初期就有勇氣來把牠腰斬。

所以我們只是揣情度理也可以想到「佛」這一個字不會是略寫。現在我們還有事實的證明。我因為想研究另外一個問題，把後漢三國時代所有的譯過來的佛經裏面的音譯名詞都搜集在一起，其中有許多名詞以前都認爲是省略的。但現在據我個人的看法，這種意見是不對的。以前人們都認爲這些佛經的原本就是梵文。他們拿梵文來同這些音譯名詞一對，發見她們不相當，於是就只好說，這是省略。連玄奘在大唐西域記裏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說這個是「訛也」，那個是「訛也」，都不見得真是「訛也」。現在我們知道，初期中譯佛經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譯過來的，拿梵文作標準來衡量這裏面的音譯名詞當然不適合了。這問題我想另寫一篇文章討論，這裏不再贅述。我現在只把「佛」字選出來討論一下。

「佛」字梵文原文是，Buddha，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焉耆文（吐火羅文 A）裏 Buddha 變成 Ptāñkāt。這個字有好幾種不同的寫法：Ptāñkāt, Ptāñkte, Ptāmñkte, Ptāñakte, Ptāñikte, Ptāññakte, Pättāñakte, Pättāññakte, Pättāñkte Pättāmñkte Pättāmñakte。（參閱 Emil Sieg, Wilhelm Siegling und Wilhelm Schulze, Tocharische Grammatik. Göttingen 1931, § 76 116.

122, a. 123. 152, b. 192. 206. 207. 363, c.) 這個字是兩個字組成的，第一部分是 ptā-，第二部分是 -ñkāt。ptā 相當梵文的 Buddha，可以說是 Buddha 的變形。因為吐火羅文裏面濁音的 b 很少，所以開頭的 b 就變成了 p。第二部分的 ñkāt 是「神」的意思，古人譯爲『天』，相當梵文的 deva。這個組合字全譯應該是「佛天」。「天」是用來形容「佛」的，說了「佛」還不夠，再給牠加上一個尊銜。在焉耆文裏，只要是梵文 Buddha，就譯爲 Ptāñkāt。在中文大藏經裏，雖然也有時候稱佛爲「天中天（或王）」(devātideva)（註三），譬如妙法蓮華經，卷第三，化城喻品第七：

聖主天中王

迦陵頻伽聲

哀愍衆生者

我等今敬禮（大正大藏經，第九卷，頁二三，下）

與這相當的梵文是：

namo 'stu te apratimā maharṣe devātidevā kalaviṅkasusvarā |
vināyakā loka sadevakasminvandāmi te lokahitānukampā ||

(Saddharmapūṇḍarika, edited by H. Kern and Bunyiu Nanjio,
Bibliotheca Buddhica X, St.-Petersboug 1912, 頁一六九，行十二，
十三)

但「佛」同「天」連在一起用似乎還沒見過。在梵文原文的佛經裏面，也沒有找到 Buddhadeva 這樣的名詞。但是吐火羅文究竟從那裏取來的呢？我現在還不能回答這問題，我只知道，在迴紇文 (Uigurisch) 的佛經裏也有類似的名詞，譬如說在迴紇文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 (Suvarṇaprabhāsottamarājasūtra) 裏，我們常遇到 tngri tngri burxan 這幾個字，意思就是「神中之神的佛」，與這相當的中譯本裏在這地方只有一個「佛」字。（參閱 F. W. K. Müller, Uigurica,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 Preuss.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 頁二八，二九等等；Uigurica II, Berlin 1911, 頁一六等等。）兩者之間一定有密切的關係，也許是

（註三）參閱釋氏要覽，中，大正大藏經，卷五十四，頁二八四，中——下。

抄襲假借，也許二者同出一源；至於究竟怎樣，目前還不敢說。

我們現在再回到本題。在 *ptāṅkāṭ* 這個組合字裏，表面上看起來，第一部分似乎應該就是 *ptā-*。但實際上却不然。在焉耆文裏，只要兩個字組合成一個新字的時候，倘若第一個字的最後一個字母不是 *a*，就往往有一個 *a* 加進來，加到兩個字中間。譬如 *atrā* 同 *tampe* 合起來就成了 *atra-tampe*，*kāsu* 同 *ortum* 合起來就成了 *kāswa-ortum*，*kālp* 同 *pālskāṃ* 合起來就成了 *kālpa-pālskāṃ*，*pār* 同 *prase* 合起來就成了 *pār-ra-krase*，*pātsāk* 同 *pāse* 合起來就成了 *pālska-pāse*，*prākar* 同 *pratim* 合起來就成了 *prākra-pratim*，*brāhmaṃ* 同 *pur-ohitum* 合起來就成了 *brāhmnā-purohitum*，*ṣpāt* 同 *koṃ* 合起來就成了 *sāpta-koṇi*。（參閱 Emil Sieg, Wilhelm Siegling und wilhelm Schulze, Tocharische Grammatik, § 363, a）中間這個 *a* 有時候可以變長。譬如 *Wās* 同 *yok* 合起來就成了 *Wsā-yok*，*Wāl* 同 *ṅkāṭ* 合起來就成了 *wlā-ṅkāṭ*。（同上 § 363, c）依此類推，我們可以知道 *ptā* 的原字應該是 *pāt*；據我的意思，這個 *pāt* 還清清楚楚地保留在 *ptāṅkāṭ* 的另一個寫法 *pāttāṅkāṭ* 裏。就現在所發掘出來的殘卷來看，*pāt* 這個字似乎沒有單獨用過。但是就上面所舉出的那些例子來看，我們毫無可疑地可以構擬出這樣一個字來的。我還疑心，這裏這個元音沒有什麼作用，牠只是代表一個更古的元音 *u*。

說 *ā* 代表一個更古的元音 *u*，不是一個毫無依據的假設，我們有事實的證明。在龜茲文（吐火羅文 B），與焉耆文 *Ptāṅkāṭ* 相當的字是 *Pūdṇākte*。（*Pūdṇākte*，*pudṇākte*，見 Sylvain Livi, Fragments des Textes Koutchicus, Paris 1933; *Udānavarga*, (5) a 2; *Udānālankara*, (1) a 3; b 1, 4; (4) a 4; b 1, 3; *Karmayibhaṅga*, (3) b 1; (8) a 2, 3; (9) a 4; b 1, 4; (10) a 1; (11) b 3）我們毫無疑問地可以把這個組合字分拆開來，第一個字是 *pūd* 或 *pud*，第二個字是 *ṇākte*。*pūd* 或 *pud* 就正相當焉耆文的 *pāt*。在許多地方吐火羅文 B（龜茲文）都顯出比吐火羅文 A（焉耆文）老，所以由 *pūd* 或 *pud* 變成 *pāt*，再由 *pāt* 演變成 *ptā*，這個過程雖然是我們構擬的，但一點也不牽強，我相信，這不會離事實太遠。

上面繞的彎子似乎有點太大了，但實際上却一步也沒有離開本題。我只是想證明：梵文的 Buddha，到了龜茲文變成了 pūd 或 pud，到了焉耆文變成了 pāt，而我們中文裏面的「佛」字就是從 pūd, pud (或 pāt) 譯過來的。「佛」並不是像一般人相信的是「佛陀」的省略。再就後漢三國時的文獻來看，「佛」這個名詞的成立，實在先於「佛陀」。在「佛」一名詞出現以前，我們沒找到「佛陀」這個名詞。所以我們毋寧說：「佛陀」是「佛」的加長，不能說「佛」是「佛陀」的省略。

但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佛」字古音 but 是濁音，吐火羅文的 pūd, pud 或 pāt 都是清音。為什麼中文佛典的譯者會用一個濁音來譯一個外來的清音？這個問題倘不能解決，似乎就要影響到我們整個的論斷。有的人或者會說：「佛」這個名詞的來源大概不是吐火羅文，而是另外一種濁音較多的古代西域語言。我以爲，這懷疑根本不能成立。在我們截止到現在所發現的古代西域語言裏，與梵文 Buddha 相當的字沒有一個可以是中文「佛」字的來源的。在康居語裏，梵文 Buddha 變成 pwty 或 pwtyy (見 Robert Gauthiot, *Le Sūtra du religieusongles-Lougs*, Paris 1912 頁三) 在焉耆語裏，早期的經典用 balysa 來譯梵文的 Buddha 和 Bhayavat，較晚的經典裏，用 baysa, 或 beysa。(見 Sten Konow, *Saka Studies*, Oslo Etnografiske Museum Bulletin 5, Oslo 1932, 頁一二一；A. F. Rudoeef Hoerule,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 1, Oxford 1916, 頁二三九，二四二)。至於組合字 (samāsa) 像 buddhakṣetra 則往往保留原字。只有在迴紇文的佛經曾借用過一個梵文字 bud，似乎與我們的「佛」字有關。在迴紇文裏，通常是用 burxan 這個字來譯梵文的 Buddha。但在金光明最勝王經的譯本裏，在本文上面有一行梵文：

Namo bud o o namo dr̥m o o namo sang

(F. W. K. Müller, *Uigurica*, 1908 頁十一)

正式的梵文應該是：

Namo buddhāya o o namo dharmāya o o namaḥ saṅghāya 在這部譯經

裏常有 *taising* 和 *sivsing* 的字樣。*taising* 就是中文的「大乘」，*sivsing* 就是中文的「小乘」。所以這部經大概是從中文譯過去的。但 *namo bud o o namo drm o o namo savy* 這一行卻確是梵文，而且像是經過俗語借過去的。爲什麼梵文的 *Buddha* 會變成 *bud*，這我有點說不上來。無論如何，這個 *bud* 似乎可能就是中文「佛」字的來源。但這部迴紇文的佛經譯成的時代無論怎樣不會早於唐代，與「佛」這個名詞成立的時代相差太遠，「佛」字絕沒有從這個 *bud* 譯過來的可能。我們只能推測，*bud* 這樣一個字大概很早很早的時候就流行在從印度傳到中亞去的俗語裏，和古西域語言裏。牠同焉耆文的 *pät*，龜茲文的 *pūd* 和 *pud*，可能有點關係。至於什麼樣的關係，目前文獻不足，只有闕疑了。

除了以上說到的以外，我們還可以找出許多例證，證明最初的中譯佛經裏面有許多音譯和意譯的字都是從吐火羅文譯過來的。所以，「佛」這一個名詞的來源也只有到吐火羅文的 *pät*, *pūd* 和 *pud* 裏面去找。

寫到這裏，只說明了「佛」這名詞的來源一定是吐火羅文。但問題並沒有解決。爲什麼吐火羅文裏面的清音，到了中文裏會變成濁音？我們可以懷疑吐火羅文裏輔音 *p* 的音值。我們知道，吐火羅文的殘卷是用 *Brāhmī* 字母寫的。*Brāhmī* 字母到了中亞在發音上多少有點改變。但只就 *P* 說，牠仍然是純粹的清音。牠的音值不容我們懷疑。要解決這問題，只有從中文「佛」字下手。我們現在應該拋開高本漢構擬的「佛」字的古音，另外再到古書裏去找材料，看看「佛」字的古音還有別的可能沒有：

毛詩周頌敬之：「佛時仔肩」。釋文：「佛，毛符弗反(*b'iwət*)鄭音弼」。

禮記曲禮上：「獻鳥者佛其首」。釋文佛作拂，云：「本又作佛，扶弗反，戾也。」

禮記學記：「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釋文：「悖，布內反；佛，本又作佛，扶弗反」。

(案廣韻，佛，符弗切(*b'iwət*)，拂，敷勿切(*p'iwət*))。

上面舉的例子都同高本漢所構擬的古音一致。但除了那些例子以外，還有另外一個「佛」：

儀禮既夕禮鄭注云：「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枋也。」釋文云：「拂枋，本又作仿佛；上芳味反；下芳丈反」。

禮記祭義鄭注：「言想見其仿佛來。」釋文：「仿，孚往反；佛，孚味反(p'iwəd)」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漢書，文選改爲髣髴。）

漢書楊雄傳：「猶仿佛其若夢」。注：「仿佛卽髣髴字也」。

漢書李尋傳：「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髴同」。

後漢書仲長統傳：「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淮南子原道：「叫呼仿佛，默然自得」。

文選潘岳寡婦賦：「目仿佛乎平素」。李善引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審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仿佛，聲類作髣髴同。芳往敷物二反」。

玉篇佛，孚勿切。萬象名義，芳未反。

從上面引的例子看起來，「佛」字有兩讀。「佛」古韻爲脂部字，脂部的入聲韻尾收 t，其與入聲發生關係之去聲，則收 d。「佛」字讀音，一讀入聲，一讀去聲：（一）扶弗反(b'iwət)（二）芳味反或孚味反(p'iwəd)。現在吐火羅文的 pūd 或與 pud 芳味反或孚味反正相當。然則，以「佛」譯 pūd 正取其去聲一讀，聲與韻無不吻合。

把上面寫的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浮屠」「浮圖」「復豆」和「佛」不是一個來源。「浮屠」「浮圖」「復豆」的來源是一種印度古代方言。「佛」的來源是吐火羅文。這結論看來很簡單；但倘若由此推論下去，對佛教入華的過程，我們可以得到一點新啓示。

在世界史上，中國史上，佛教輸入中國都可以說是一件大事情。中國過去的歷史書裏關於這方面的記載雖然很不少，但牴牾的地方也很多，（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頁一至十五）我們讀了，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自從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歐洲學者在中亞探險發掘以後，對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

大的進步，簡直可以說是開了一個新紀元。根據他們發掘出來的古代文獻器物，他們向許多方面作了新的探討，範圍之大，前無先例。對中國歷史和佛教入華的過程，他們也有了很大的貢獻。法國學者烈維(Sylvain Lévi)發現最早漢譯佛經所用的術語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譯過來的，而是間接經過一個媒介。他因而推論到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傳到中國來的，而是間接由西域傳來。(參閱 Sylvain Lévi,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ournal Asiatique 1913, Sept.-oct. P. 311-38。此文馮承鈞譯為中文：所謂乙種吐火羅語即龜茲國語考，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同期方壯猷論文，三種古西域語之發見及其考釋，有的地方也取材於此文)。這種記載，中國書裏當然也有；但沒有說得這樣清楚。他這樣一說，我們對佛教入華的過程最少得到一個清楚的概念。一直到現在，學者也都承認這說法，沒有人說過反對或修正的話。

我們上面說到「佛」這名詞不是由梵文譯來的，而是間接經過龜茲文的 pud 或 pud (或焉耆文的 pät)。這當然更可以助成烈維的說法。但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沒有經過古西域語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譯過來的。這應該怎樣解釋呢？烈維的說法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了。

根據上面這些事實，我覺得，我們可以作下面的推測：中國同佛教最初發生關係，我們雖然不能確定究竟在什麼時候；但一定很早，(註四)(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頁二二)而且據我的看法，還是直接的；換了話說，就是還沒經過西域小國的媒介。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佛教從印度飛到中國來的。牠可能是先從海道來的，也可能是從陸路來的。即便從陸路經過中亞小國而到中國，這些

(註四)魏書釋老志說：「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據湯先生的意思，這最後一句是魏收臆測之辭；因為後漢書西域傳說：「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據我看張騫大概沒有聞浮屠之教。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仔細研究魏收處置史料的方法，我們就可以看出，只要原來史料裏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來是「佛」，他也用「佛」；自敘則純用「佛」。根據這原則，我們再看關於張騫那一段，就覺得裏面還有問題。倘若是魏收臆測之辭，他不應該用「浮屠」兩字，應該用「佛」，所以我們雖然不能知道，他根據的是什麼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的。

小國最初還沒有什麼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國來的過路而已。當時很可能已經有了直接從印度俗語譯過來的經典。四十二章經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一名詞的成一定就在這時候。這問題我們留到下面再討論。到了漢末三國時候，西域許多小國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國來傳教，像安士高，支謙，支婁迦讖，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詳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到了這時候，西域小國對佛教入華纔真正有了影響。這些高僧居士譯出的經很多。現在推測起來，他們根據的本子一定不會是梵文原文，而是他們本國的語言。「佛」一個名詞的成立一定就在這時期。胡適之先生說：「所以我可以大膽的猜想：「佛」之名稱成立於後漢譯經漸多信徒漸衆的時期」。（胡適論學近著，頁一八一）這話是非常對的。

現在我們再回到在篇首所提到的四十二章經真偽的問題，和「浮屠」與「佛」這兩個名詞應用的時代問題。關於四十二章經，胡適之先生和湯錫予先生已經論得很精到詳明，用不着我再來作蛇足了。我在這裏只想提出一點來討論一下，就是湯先生所推測的四十二章經有前後兩個譯本的問題。湯先生說：

現存經本，文辭優美，不似漢譯人所能。則疑舊日此經，固有二譯。其一漢譯，文極樸質，早已亡失。其一吳支謙譯，行文優美，因得流傳。（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頁三六）

胡適之先生贊同這個說法（胡適論學近著，頁一七八）據我自己的看法，也覺得這個解釋很合理。不過其中有一個問題，以前我們沒法解決，現在我們最少可以有一個合理的推測了。襄楷上桓帝疏說：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後漢書，六十，下）

四十二章經裏面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句子：

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大正大藏經，卷十七，頁七二二，中）

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意。佛觀道，佛言：「革囊衆穢，爾來何爲？以可誑俗，難動六通。去，我不用爾」！（全前，頁七二三，中）

我們一比較，就可以看出來，襄楷所引很可能即出於四十二章經。胡適之先生（胡

適論學近著，頁一七一）和湯錫予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頁三三——三四）就這樣主張。陳援菴先生却懷疑這說法。他說：

樹下一宿，革囊盛穢，本佛家之常談。襄楷所引，未必即出於四十二章經。

（胡適論學近著，頁一七九）

他還引了一個看起來很堅實的證據，就是襄楷上書用「浮屠」兩字，而四十二章經却用「佛」。這證據，初看起來，當然很有力。連胡先生都說：

陳先生指出後漢人稱「佛」皆言「浮屠」，或「浮圖」，而今本四十二章經稱「佛」。此是甚可注意之一點。（胡適論學近著，頁一八〇）

湯先生也說：

舊日典籍，唯藉鈔傳。「浮屠」等名，或嫌失真，或含貶辭。後世屢轉相錄，漸易舊名為新語。（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頁三六）

我們現在既然知道了「浮屠」的來源是印度古代俗語，而「佛」的來源是吐火羅文，對這問題也可以有一個新看法了。我們現在可以大膽地猜想：四十二章經有兩個譯本。第一個譯本，就是漢譯本，是直接譯自印度古代俗語。裏面凡是稱「佛」，都言「浮屠」。襄楷所引的就是這個譯本。（參閱胡適論學近著，頁一八〇）但這裏有一個問題。中國歷史書裏，關於佛教入華的記載雖然有不少牴牾的地方；但是理惑論裏的「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的記載却大概是很可靠的。既然這部四十二章經是在大月支寫的，而且後來從大月支傳到中國來的佛經原文都不是印度梵文或俗語，為什麼這書的原文獨獨會是印度俗語呢？據我的推測，這部書從印度傳到大月支，他們還沒來得及譯成自己的語言，就給中國使者寫了來。一百多年以後，從印度來的佛經都已經譯成了本國的語言，那些高僧們纔把這些譯本轉譯成中文。第二個譯本就是支謙的譯本，也就是現存的。這譯本據猜想應該是譯自某一種中亞語言。至於究竟是那一種，現在還不能說。無論如何，這個譯文的原文同第一個譯本不同；所以在第一個譯本裏稱「浮屠」，第二個譯本裏稱「佛」，不一定就是改易的。

現在我們再看陳援菴先生所定的三個標準，就覺得這似乎有點難成立了。陳先生著眼於「浮屠」與「佛」兩個名詞成立與應用先後的問題。根據我們上面討論

的，先後當然也有點關係；但所以產生了這兩個名詞，主要的是因為來源不同，而不是因為時間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因為看了現在的後漢譯經稱「佛」，不稱「浮屠」，就說：「沒有一部可信為漢譯的。假定其中有真是漢譯的，就可以說是都已經過後世佛徒的改竄，絕不是原來的譯本了」。（胡適論學近著，頁一九〇）

談到范蔚宗所搜集的史料中沒有「佛」之名詞及記載，我覺得胡適之先生已經說得很清楚：

魚陳司馬與范皆是教外史家。其用「浮屠」而或不用「佛」，或偶用「佛」，

皆未必即可證明其時佛徒尚未用「佛」為通稱。（胡適論學近著，頁一九五）

「浮屠」這名稱從印度譯過來以後，大概就為一般人所採用。當時中國史家記載多半都用「浮屠」。其後西域高僧到中國來譯經，纔把「佛」這個名詞帶進來。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內所以沒有「佛」字，就因為這些史料都是外書。「佛」這名詞在那時候還只限於由吐火羅文譯過來的經典中。以後纔漸漸傳播開來，為一般佛徒，或與佛教接近的學者所採用。最後終於因為牠本身有優越的條件，（見胡適論學近著，頁一八〇）戰勝了「浮屠」，並取而代之。

（附記）寫此文時，承周燕孫先生幫助我解決了「佛」字古音的問題。我在這裏謹向周先生致

謝。

三十六年十月九日